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新茶花 第二十五回 奮雄心俄日戰爭 溺豔情膏肓疾病

卻說慶如送葬回來，與林林說了仍舊在新馬路居住，轉瞬已是深秋天氣，那時俄日大戰，已經起手，俄人屢敗，日人屢勝，皆因日本是個立憲國，人人視國事為家事，那些從徵的兵士，都曉得這一次交戰，關係本國興亡，所以捨命上前，無一退縮者，以為犧牲我一己的性命，方能保全祖國的國祚；那俄國卻是個專制國，雖是國富兵強，但人人懷著個自私自利的心，拿國家的事，當做別人的事，性命看得重，自然遇陣必逃了。所以未戰之先，照國勢論來，自然是俄勝日敗，日人那邊明曉難敵，但他要報從前的仇，要免將來的滅亡，大家奮起雄心，以必死為目的，自然所向無敵。所以到後來，竟是日勝俄敗，出於各國意料之外。直到俄國陸軍連連退敗，太平洋海軍盡數殲除，不得已將波羅海戰艦調出，中途又為日人擊沉，從此勝負大定。方有美國出來調停和義，將俄人在東三省及高麗所得權利，讓與日本，方才罷戰。東亞的風云為之一變，真是歷史上一大紀念。只可惜鐵山的義勇隊，沒有辦成，不然也好立些功績，使白種人曉得黃種的勇敢。是中東一般的，這也不必講了。本書卻要敘出一人，於這戰事上略略有關係的，就是那石耕朱。他在京裡當差，倚著曾經到過日本，又是日人為之介紹，頗為得意，所以賺了些錢，就捐了一個知州，心上很感激日本人的好處。趁此戰事中間，他也想做些事業，一來報答日人，二來圖個升官發財，便糾結了一個姓歐的，動身往東三省來。

一路上逢州過縣，都要州縣辦差伺候，自稱是個道台大人，奉了達摩王爺密諭，前來查辦事件的。人家見他聲勢赫奕，不敢待慢，真個當他是小欽差看待。一徑到了奉天便去謁見加將軍，那將軍立時傳，見問他的來意，他就回道：「此番是奉遠摩王爺的密諭叫來辦一樁機密大事。」說罷，又請將軍屏退了左右，方輕輕道王爺的意思，因為俄日開戰，我們雖不能明助著誰，但究竟日本是個同種同文的國，向來同中國十分親近，所以必須暗助他們一臂，才是睦鄰的道理。不過中國官兵，是不好輕動的，如果一動就要受俄人的責備，王爺因想起東三省，向有一種馬賊又叫紅鬍子，名為盜賊，其實卻是義兵，自庚子組織之後，專與俄人為難，也很得過勝仗，如把這種人招撫了，暗暗助些糧械，淪以意旨，叫他們搜尋俄人屯兵所在，攻他不備，或是與日本裡應外合，使他腹背受敵，自能操其勝算。功成之後，許他優予爵賞，他們一定勇幹效力的，好在他們不在我們權力所到之處，即使助了日本，在俄人也不能責我，而日本必定感激我國的。」說著又湊進一步，輕輕說道：「況且日本公使，曾與職道講過，如蒙大帥幫助成了此事，那這糧餉軍械，是他們出錢，不過由我們轉給，並且另外有些孝敬，所以我們王爺叫職道特地來稟過大帥，就好趕緊辦理。」那將軍見他說話時，鬼頭鬼腦，有些好笑，他只當將軍喜歡了，越發的搖頭擺尾，自鳴得意，加將軍一想不好，他這話多分靠不住，我前日接到京裡老八的信，說是政府本意，要助俄國的，只因情理上講不過去，所以宣告了中立，那裡會有暗助日本的事，況且俄國待我們政府，總算好的了。那一年不孝敬幾百萬，就我這裡也格外有些好處，那日本不過結交些讀書人，不犯著去幫他，只怕這石道，是打著王爺的旗號，來替日本做事的。那就如何容得，但我又風聞石某人確係達摩王爺的紅人，又恐是真的，不如暫時叫他留在這裡，只消打一個電報，到京裡一問，便明白了。

當下想定，開口道：「王爺要辦這件事，真是對付強鄰的上策，兄弟立刻奉行，但老兄遠來辛苦，暫請歇息，等兄弟辦好文書，再派幾個幹員，同老兄前往。」耕朱忙請安謝了，然後退出，豈知加將軍立刻發電到京，詢明並無此事，並且石某還只是知州，並不是道員。加將軍接了回電，方才放心。立刻派人把石耕朱看管起來，解回北京，要治他一個假冒官職招搖撞騙的罪。幸達摩王爺究竟有些不忍，出來關說，只落得削職還鄉。正是有興而來，無興而返。成了一場話柄。

這耕朱回到上海，聞得慶如住在新馬路，便來探訪，慶如問起行蹤，著實揶揄道：「你的官心也太重了，不過這一事，卻是為保全領土起見，所以委曲求全，如果辦成，其功不小，但是談何容易呢？此刻四海一身，茫無歸宿，不如與我結伴，來作春申之夢吧。」耕朱因想起賽金花，本係京都舊識，此刻聞已回南，要同慶如去訪。誰知因虐待幼妓的事，被人告發，經新衙門判定遞解安徽原籍去了。一時覺得名士美人，同此身世，存身不住，便也匆匆回去了。慶如送了回來，屈指知心好友，俱已風流雲散，僅存公一、小牧，兩人卻又各有牽絆，不常見面，其餘如季留是杜門不出的了，君實是挈眷回籍去了，子青也是回鄉婚娶了，元戚是上京當差去了，算來只有林林還是相陪朝夕，真是結綰同心，花開並蒂，覺得莽莽天涯，惟有美人知我，因此更加密合。誰知秋風愈厲，秋雨愁人，那一日晚間，慶如正與林林剪燭西窗，淪茗清話，忽聽窗外一陣西風，蕭蕭瑟瑟，飄下幾點冷雨，打著玻璃窗，好像進珠濺玉一般。慶如不覺歎口氣道：「青春不再，白髮催人，光陰真如白駒過隙呢。」

想去年在張圓中初會之後，中間經了多少悲歡，卻又一年已過，此後茫茫身世，雖不知如何，但據目下看來，世情惡薄，時運崎嶇，磨折偏多，修名不立，只怕要長此沉淪，辜負我一腔熱血了。」說罷，又歎了幾聲，林林笑道：「慶如你可曉得人生最易得的，是功名富貴，最難得的是知心良友，此刻你的功名雖是所投不利，但你我實已結了同心，生死不渝，難道不強似萬鍾駟馬麼？」慶如又歎道：「你的話雖是，但是我並不是羨慕那惡濁的富貴，如果要他早已去求，何必苦苦的辭脫呢？我只恨我的志願，重重阻礙，不能發抒一點。生在這個世界，眼見這般社會，卻於同胞的幸福，毫無所裨益，豈不是虛生一世麼？」

林林曉得他的牢騷大發，只得加意安慰，又坐了良久，方才睡下。明日慶如便覺咳嗽氣弱，初起尚輕，漸漸的吐起鮮血來。